



第四十四期 · 2011年11月 逢單月發行 內明出版社出版 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消業障

青楓：有些人家裡被偷了東西或者銀包被扒手扒了，會說上一句：「算了罷！就當是與他結緣好了！」也有一些人得了病，也會說：「也罷，得了這場病就當是消業障好了！」像這樣的「結緣」與「消業障」，究竟對不對？給別人偷了東西說是結緣、病了當作消業障，從「好」的方面來說，是可以令自己寬心，不會發愁記恨，不過，讓我們再深入點想想，這總是不大對勁！

修智：是的，是不對勁！說得嚴重一點，我認為有這樣的想法，不但是錯，甚至可以稱為

「愚痴」行為。首先，讓我們好好地理解一下，何謂結緣？所謂結緣，是施者與受者兩方面的行為，先要有一顆善心，施者有善心，受者也是樂於接受，這才叫做結緣。偷竊行為，全都是在你不知情之下，當然也是在你不情不願之下而被偷走竊走，這怎麼是結緣呢！

青楓：是呀，這怎麼是結緣呢，結怨則有之！我們被偷竊，倒要反省一下：究竟是不是自己沒有關好門戶，又或者沒有好好地看管自己的銀包，因此而引起賊人垂涎。

修智：同樣道理，我們如果有病，最重要是找出

這就是生活

香港人生活緊張。緊張的生活是不是真有必要呢？也許是一種習慣。
活在當下！——這除了啟悟我們要珍惜眼前，也不妨說：「這也是啟悟我們要真正懂得生活。生活是需要講求情趣的。祇是，人們對「情趣」兩字的認知有所不同吧，一如有些人覺得熱熱鬧鬧、大排筵席，這才是「生活情趣」，但另有些人，——看來也越來越多的人，懂得另一種「生活情趣」：簡樸的生活，追求的不是物質享受，而是精神上的舒適，這種精神生活才是活在當下的生活。

——每次在妙法寺園庭內，看到這假山與它頂上的花草，還有這大石上描刻上的棋盤，充分地感受到：這是生活！也不妨稱之為禪意的生活。



病因，好好地請教醫生，或者通過藥物、藥膳去處理而不是歸咎於什麼業障。如果我們不實事求是地，不科學地面對問題，這便叫做迷信，這不但消除不了業障，這還在自製眼前的業障呢！

青楓：何謂「業障」？請大和尚解釋一下。

修智：所謂「業」，有「善業」與「惡業」兩種，通常我們說的業障，當是指惡業。惡業便是過去一些行為所造成的；障，是障礙，是因為過去種下的惡業而出現今天的惡果——障礙。這裡說的「過去」，也不

一定是什麼前世，或者幾十年前，一剎那之前就屬於過去了。何謂「業障」呢？舉個簡單例子：如果你在不久前被罵了，被罵之後可能會耿耿於懷，甚至是懷恨於心，同樣地，對方因為罵了你而彼此心存芥蒂，再一起工作時便不順暢，這就是因「業」而產生了「障」，在罵你的一方來說，也可謂自作自受了，因此，佛教裡有一句：「廣結善緣！」這也正是消除業障的一個好方法。



妙法書畫班

妙法寺文教發展部推出的首項「進修班」，是書法班與國畫班，七月份在「妙法通訊」刊載開班事宜，九月份正式上課。兩個班組報名者眾，特別是書法班，我們擬定的十至十二人一班的，很快便額滿。有信眾來電詢問：何時再開新班？

「課程策劃」陳青楓總監表示：「快了，當現在這兩班上了軌道，總結經驗之後，再來開新班便會更好。與導師郭洪球兄商議好，我們不是一般的興趣班，教與學雙方都是以一種真誠、專注的態度出之，以書畫作為身心進修的導引，不求什麼速成，但願從中得到愉悅，而最後更『寫得一手好字』、『畫得一手好畫』，這是終身的受用無窮。」

據了解，有幾位參與者後來更索性「書畫雙修」，——這個星期學書法，下個周末學國畫，真是學得不亦樂乎！書法最講求的是專注，所以上課時比較「嚴肅」；一旦上國畫班便大不同了，墨色與籐黃、花青齊飛，在宣紙上游走，眼見從自己筆底下，「變」出一串串葡萄，「變」出一竿竿竹枝，自己也為之雀躍，神采飛揚，一下子便年輕了許多！

一位在自己專業範圍裡早已事業有成的「中年漢子」，他說出這樣的話：「最初以為寫幾筆竹，以配合自己的書法（他已學了四、五年書法），原來，畫竹有這麼多學問，真不簡單！」他的寫畫興趣越來越大！

妙，訪問了兩位妙法書畫班負責人——陳青楓、郭洪球，他們有這樣看法與決定，人生最重要是什麼？——目標！人生要有追求的目標，目標為本！書畫班已定下目標，一年後來一個書畫觀摩展！努力！加油！

本刊記者阿妙

天珠・紫珠

在妙法寺「菩提園」內，不但有曼陀羅、珊瑚樹，還有罕見的「天珠」。那幾棵不怎麼高的屬灌木的植物，一串串紫色的圓圓果實，向地面垂下生長，原來這就是紫珠，也正是我們習慣稱喚的天珠。

天珠的葉，很大片，很綠，邊緣有細鋸齒。它的花期，一般在六、七月間，八月到十月，是它的結果期。紫紅色的圓圓果實，一叢叢地聚生在枝幹上，由於它是一串串垂下生長，看起來很有串珠的感覺。它的花是粉紅色的，慢慢地接近結果的時候便變為紫紅了，也因而被稱為紫珠。

紫珠除了有「天珠」這稱號外，在台灣，它又名為「杜虹花」，它還有別些名字——珍珠楓、漆大伯等。紫珠集中生長在華北，華東及華中一帶，耐寒，喜歡陽光及濕潤土壤。

紫珠也有藥用價值，它的根可以治療紅眼、痢疾，它的葉可以醫治咯血及創傷出血。

很多植物都具有多重性價值，既可觀賞，也可入藥，天珠也不例外。



洛神花

擁有一個美麗的名字，是可以令人對它改觀。

原名玫瑰茄，一旦喚作「洛神花」之後，彷彿一個素顏女郎忽然由一位著名化妝師美容起來。

這種花紅色，像玫瑰紅，也像深紅色的番茄，於是，稱為「玫瑰茄」也就是實事求是的稱喚了。那麼，「洛神花」這名字又如何？是不是有點蠻不講理地為動聽而動上「手腳」？其實也不盡然，原來，它的英文名是「Roselle」，音譯便是「洛神」了。我們祇是把它與「洛神賦」的洛神聯想起來罷了，這算不算是「美麗的誤會」？

無論怎樣說，一個美麗的名字總是教人精神爽利的。

洛神花分佈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，所以印度、馬來西亞及中國南部多個地方均可見到。它是灌木，大概是一至二公尺的高度吧！開出的花朵是粉紅色的，慢慢地變成深紅。洛神花還含有豐富的「抗氧化劑」，具抗高血壓、降低血脂及疏肝等功效，難怪它又被稱為植物界裡的「紅寶石」。



文：菁菁
圖：文文



我聞

佛法中言諸法空相、諸法無我，為何經首言如是我聞？

佛經中雖言諸法空相、諸法無我，但隨世俗法而說我。所言我者，即世俗所謂「代名詞」。

天問經中，佛言：「若羅漢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一切諸漏盡，持此後邊身，正復說有我、我所亦無咎」。又言：「已離於我慢，無復我慢心，超越我我所，我說為漏盡。於彼我我所，心已永不著，善解世名字，平等假名說」。

阿羅漢已出離生死苦海，已離於種種執種種著。於諸法中，心無有著，隨順世俗法，無靜故言我。

聞者，非耳根能聞聲，亦非耳識，亦非意識，是聞聲事，從多因緣和合故得聞聲。耳根無覺故，不應聞聲；識無色無對無處故，亦不應聞聲；聲無覺亦無根故，不能知聲。耳根不壞，聲在可聞處，意欲聞，爾時，根、塵和合故，耳識生，隨耳識即生意識，能分別種種因緣故，得聞聲矣。見聞覺知，皆因緣和合而得成就。

有業亦有果，無作業果者，此第一甚深，是法佛所說。雖空亦不斷，相續亦不常，罪福亦不失，如是法佛說。（《大智度論》研習之八）

釋修智（妙法寺住持）



是真佛子住淳善地

『爾時，多寶佛於寶塔中，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，而作是言：「釋迦牟尼佛！可就此座。」即時釋迦牟尼佛入其塔中，坐其半座，結加趺坐。爾時大眾，見二如來在七寶塔中師子座上結加趺坐，各作是念：「佛座高遠，唯願如來，以神通力，令我等輩，俱處虛空。」即時釋迦牟尼佛以神通力，接諸大眾皆在虛空，以大音聲普告四眾：「誰能於此娑婆國土廣說妙法華經？今正是時。如來不久當入涅槃，佛欲以此妙法華經付囑有在。」……如是之人，諸佛所歎，是則勇猛，是則精進；是名持戒，行頭陀者，則為疾得，無上佛道。能於來世，讀持此經，是真佛子，住淳善地。』

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見寶塔品》

法華會上說法至此，多寶如來的七寶塔從地涌出，住在空中。此是古佛多寶如來乘本願力來作聽法的示現，以令眾生見此瑞相而生稀有之心，乃為印證本經妙法真實可信。於是釋迦如來先述塔內古佛示現的因緣，再放大光明遍照十方，普召諸佛分身集會，並三變淨土，同開寶塔。（經中原文敘事頗詳，意境深美，請自檢閱。）

地喻眾生心，寶塔喻如來藏，涌出喻無明覆障的眾生心中顯現如來藏性，塔開喻開權顯實。如是妙法，導歸一乘。

釋迦如來入於七寶塔中，多寶如來乃分半座共坐。二佛塔中同坐，喻佛之法身古今不同，佛性則亘古不異，同一實相。因為佛座住空高遠，大眾觀瞻不易，釋迦如來乃以神通力接眾處空，喻以方便智力，盡引眾生離執，上趣一乘。

釋迦如來於此宣佈不久將入涅槃，並以宏揚本經妙法的責任，咐囑與會大眾。於當來世，勇猛精進，受持讀誦，早成佛道。如是行者，方為住於善位的真正佛子。《妙法寶藏》之四十四

釋素聞（妙法寺秘書）



世事無常

有一次，佛陀和弟子們經過一片樹林。那天烈日當空，天氣特別熱。佛陀知道大家口渴，就囑咐亞難：「我們剛才曾跨過一條小溪。你回到小溪那裡取些水回來，讓大家解解渴。」

阿難於是回到小溪那邊去。可能是因為剛才有人和牛車經過，溪水變得污濁，不能喝了。

於是阿難又折回來告訴佛陀：「那小溪的水已變得很髒，不能喝了。我們繼續向前走，或許前面有河流，河水可以喝。」

佛陀說：「你還是再回到那條小溪去較穩當。」

阿難表面遵從，但內心並不服氣。他認為溪水那末髒，只是浪費時間再白跑一趟而已。

當他滿懷委屈地再來到那條小溪時，卻發現溪水已由污濁變得清澈，溪中的泥沙已經流走了。阿難大喜過望，提著水桶急步跑回來，拜在佛陀腳下說：「師父，你給我上了重要的一課：世上沒有什麼問題是永恆的，只要耐心就能解決。」

世間萬事萬物皆會隨時間而起變化，沒有什麼東西是永遠一成不變的。無論是對人，還是對事、對物，只有我們有耐心和恆心，就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。

李焯芬（香港佛教學院院長）



心不閒時自在難

一首七言詩，僅四句，但已經包含了六個「閒」字，這首「閒詩」也真閒得不簡單，相信在近代詩詞裡也罕見！——

「閒到心閒始是閒，心閒方可話居山；山中剩有閒生活，心不閒時居更難。」

這是明代恕中無愠禪師的詩句，詩很淺白，但卻又能把一個「閒」字的實質勾勒出來。現代人很多都在呻「忙呀忙」：「什麼時候偷得浮生半日閒，好讓自己輕鬆一下！」……其實哪有這麼「忙」呀！

這首詩一開始便揭開人們的「假忙」——「閒到心閒始是閒」，你要打從心裡閒起來才是真正懂得閒的真諦，有些人祇是幻想着嚮往閒的生活而已。

詩的第二句又進一步「揭穿」：「心閒方可話居山」。是的，倘若祇在深山裡住一兩天，你可能「快活過神仙」，但這裡說的是「居住」，是長居於此，你覺得滋味如何？陶淵明所嚮往的田園生活，祇是他心中的田園生活吧？當真正「荷鋤帶月歸」之時，他便嘗透那種艱辛滋味。

耕田是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」，你以為「呻風誦月」、月下彈琴麼？陶淵明真實的田園生活可不是他筆下那樣清風明月，實際上是「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」。

我這樣說不是否定陶大詩人一些什麼，祇是看了這首「居閒禪詩」有感而發吧！「心閒方可話居山」，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：「不要隨便『喻得出就喻』，講與實際做起來是兩碼子事。」

「山中剩有閒生活」這是實際的客觀環境，如果你真正地「心閒」，你反而會非常享受這種閒生活，否則，「閒」上三兩天便會閒得發慌。

在這煩囂紅塵裡，如果不能好好地「閒適」起來，往往會把自己弄得心身疲累，百「病」叢生，此「病」也不僅指身體，各種生活情態都會「病」起來。如果我們真正懂得那個「閒」字呢？情形便大不同了。

「不求名利不求榮，祇麼隨緣度此生；一個幻軀能幾時，為他閒事長無明。」

（唐·洞山良介禪師之詩句）

我們若能把什麼榮華富貴都視之為「無明」的「閒事」，都把這些放下了，你還有什麼可牽掛呢？大抵這就是叫做放下自在！

——「閒到心閒方是閒，心不閒時自在難！」要真正的身心自在，我們不妨在「閒」字上多下一點真功夫。

陳青楓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「佛詞」簡介

十方世界

何謂「十方」？我們平時常說「四面八方」，四面，指東、南、西、北；八方是再加上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。此外，如果以上述的四面八方再加上「上」與「下」，那就是「十方」了。也許有些朋友不曉得，原來「世界」兩字也是源於佛教的。「十方」稱之為「界」；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指時間的稱為「世」。不過到了今天，我們說「世界」基本上是指在地地球這個地方，也就是以「界」為主。

過午不食

我們常說「與時並進」，佛教的制度也正是這樣，而且「並進」者很多，不如此則有何進步可言；我們常聽到一些人說「過午不食」，這是一些出家人為了精進、修行而仍會實行之外，一般佛教徒已比較少這樣做。

過去之所以「過午不食」，原因有二，一是食物放得太久怕變質，不合衛生；也有一個說法，午食，是「人間之食」，早上是「天人之食」，晚間是「鬼食」。人食是在中午，所以便有所謂「過午不食」。

八萬四千

常見到一些「佛語」提到「八萬四千」，譬如說，「佛有八萬四千法門」、「人在一念之間便有八萬四千煩惱！」

真有這麼一個數目嗎？不是，實際上是一個形容詞，古印度的人很多是以「八萬四千」來形容，我們不也是經常隨口說：「有幾多？你以為是十萬八千七呀！」這數字也不過是一個形容，我們也經常以「千尺」、「千丈」來形容多與少或者深，譬如李白的詩句：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倫送我情！」又如：「白髮三千丈」、「飛流直下三千尺」等等，都是這樣，所以對於「八萬四千」當是一個形容好了。古印度是不大重視歷史記錄，所以要談到古印度什麼什麼的，往往是一片空白，反而從佛經裡可以了解到一點點，——這還是一點一滴的一點點，屬蛛絲馬跡，並非完整的記錄。

四大皆空

我們先了解何謂「四大」？地、水、風、火是也。這四大是指物質，堅性是地、帶有濕性的是水，暖性是火，動性是風。人體之中，也可以分作地、水、風、火這樣的屬性，稱為「內四大」。中醫便常運用這些詞語，譬如什麼「濕氣重」、「上火」之類。無論是外還是內，各自都得有一個和諧共處、均衡發展才好，倘若其中有一方面失衡，都會有所影響。

「四大皆空」這個「空」字，我們一般理解為沒有，什麼都沒有謂之「四大皆空」，我看，這個「空」字還可以作進一步的理解，它可以理解為「空淨」，是清淨無為的「空」，「心經」裡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這個「空」字也是作這樣理解的。「四大皆空」——實際上即是「四大皆空淨」，你說有多好。

快樂，就在這裡！

「菩薩的福德如何？」

「菩薩沒有福德。」

「什麼？菩薩都沒有福德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菩薩不求福德，不貪戀福德，他把握得來的福德全都布施給眾生了，所以，菩薩本身便沒有福德！」

「哦，原來如此！——你說菩薩沒有福德，嚇得我了！——原來如此！」

我們學習菩薩道，是學習菩薩那種無私的慈悲精神，他布施第一。布施有三種：法布施，財布施以及

無畏布施。

如果都誠心誠意學習這種布施，則與我們常說的那句「我為人人」是同一道理。「人人為我」，是貪，不必說；「我為人人」是布施，不但要常說，也得貫徹執行，如此，則你肯定會得到自在快樂。

請你誠心試試看，如果你心中無所執、無所貪，是不是更加輕安自在呢？

——菩薩既然是布施第一，他肯定是個超級快活人，所以，如果你問：「怎樣才找到快樂？」則我認為學習菩薩道便是尋找快樂之途了。

心性本閒

「五燈會元」裡有慧忠禪師一首禪詩——「青蘿黃緣，直上松寒之頂；白雲淡演，出沒太虛之中。萬法本閒，而人自鬧。」

先來解釋幾個詞語——青蘿，指青籐；黃緣，即是攀緣；淡演：疏淡地變演；太虛便是指太空。

弄清楚這幾個詞語後，這首禪詩要講些什麼道理便清楚易明了。前兩句，是指一些自然現象，青籐在松樹上纏繞而上；絲絲白雲在太空中輕輕浮動……這都是各有各的天地，你甚至可以說，各有各精采！好了，既然都「各有各的」，那就是河水不犯井水，說是「千江有水千江月」亦未嘗不可，反正這千江所映現之「月」，都是各自各表現，有些江水較混濁的，這個「月」便顯得「朦朧」；有些江水因微風而蕩漾，這月便顯得乍隱還現……同是天上一月觀照，卻有千百種形態，而又是各有各的表述，犯不着你說我什麼什麼，我又說你怎樣怎樣！——「萬法本閒，而人自鬧」，這就最明顯不過了。

我們何不靜下來，好好地感受一下：

天上的浮雲，游來飄去，是多麼的閒逸淡雅；一條條青籐沿着老松向上攀升，就好像小孫兒在爺爺的肩膊上玩耍，你看到了和諧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！

用心去欣賞萬物萬態吧！——心性本閒，庸人自擾。

回頭是岸？

很多寺門，會寫上「回頭是岸」。

看到這四個字，心頭總是有點說不出的味兒。

究竟回頭的是什麼「岸」呢？當然這句話常連着用的詞語是：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！」是了免蹈「苦海」，那就及早回頭。

佛語裡有「此岸」、「彼岸」，我們說在凡夫俗世的這裡是「此岸」，要到大智慧的快樂之地，——彼岸。你從此岸到彼岸如何渡？渡的是什麼河水、海水呢？大抵眼前就是一個「苦海」了，「心經」裡開頭說的「度一切苦厄」，這不就是「苦海」了嗎？

——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？」——這豈不是教我們「打退堂鼓」？

千萬不要作這樣想。「苦海無邊」的「回頭是岸」是作自我反省，不必與「此岸」、「彼岸」混纏一起，更不要把「心經」拖落水了。

再說，既然是「苦海無邊」，則哪裡是岸？如果無此岸也無彼岸，豈不是永遠的苦海沉淪？我們不妨作這樣理解：「苦海無邊，省悟是岸」。如果，我們能夠猛然省覺，這當下開悟便是「岸」了。

所以，我的理解是：「此岸彼岸、同是一岸；此心彼心，還原本心」。

苟與俗

不明白：「無線」電視的遊戲節目總喜歡向庸俗方向發掘笑料的？「獎門人」固然如此，日前在「雌雄變」節目裡，連「肛門」這樣的字眼也隨「肥仔祥」的口中吐出，用句廣府話說，真是夠晒「核突」。

如果是醫學常識而說到「肛門」，不但不「核突」，且可能有其必要，但毫無需要地殺出一句「肛門」，恐怕連現場觀眾也為之苦笑。

有人曰：無線的遊戲節目，如此字語早已見怪不怪。

我在過去「寫娛樂稿」的日子，經常提到的一點，

是有些人把低俗、庸俗硬銷給觀眾卻又說成是觀眾的需要，這其實是「強姦民意」，把娛樂節目庸俗化是某些低俗節目策劃人自己的興趣罷了。

身為傳播媒介一分子，很有責任與良心去提高市民大眾的文化品味，可不是把觀眾推向糞坑卻又美其名曰「通俗」。

清代寫作人王永彬寫的「圍爐夜話」，有一節說：「人犯一苟字，便不能振；人犯一俗字，便不可醫！」苟且馬虎的「苟」，庸俗低俗的「俗」，都讓無線的遊戲節目沾上了，還有什麼好說。

葉樹菁的—— 「空翠濕人衣」

姓名，對每個人的心路歷程，我個人以為是頗有影響的，而那種影響是潛移默化，譬如，你父母給你的名字叫「阿強」，在你的成長歷程上總會不時有自我「撐」起來的想法，久而久之，也當真會強起來了！——最少你不會甘心示弱，是不是？

葉樹菁的姓名便給我這樣的感覺。（菁，粵音「晶」，解作草木茂盛。）

我說名字影響心路歷程，看葉樹菁的畫作便得到印証，她寫畫，從沒有間斷過，「我現在更開心！」她說：「兒女長大了，先生也退休了，我還有自己一個畫室，真的好感恩！」

一個懂得感恩的人，必然是開心快活人！而這開心更重要的是指精神生活。她對寫畫是不斷地有所追求的，起初所見，她的畫作是「骨多肉少」，以線條為主，即使補上厚重的綠塊也掩不了那過露的「骨氣」，慢慢地，在她的作品看到：「骨氣」是「藏」起來



了，此時是披一身的「虛淡」。看到她一幅名為「空翠」的近作，頓然想起王維詩句：「空翠濕人衣」。

在現階段，葉樹菁的畫作是可以作更高層次的要求，她再「空」下去的話，必然會「空」出一個非凡的「空靈世界」。

葉樹菁很早已與佛有緣。她曾經夢見觀世音菩薩，過不多久，在某個地方赫然看到夢中所見的觀音菩薩的形象；她曾經夢到一尊玉佛，也過不多久，不知怎地，「偶然」的來到妙法寺，居然又看到在夢中一模一樣的玉佛正安坐在佛殿裡。她說：「原來我很早已與妙法寺有緣！我除了喜歡寫山水外，對寫荷花也很喜愛，這也是一份佛緣啊！寫荷花，我以山水畫的作風來抒發，那些荷葉，是大寫意大潑彩，你認為這樣寫可好？」

「好，好得很！」我說：「我看到你一幅荷花，很有個性，你就朝這路向走下去吧，必然會走出一個新天地！」（這方面不多說了，就刊登這幅「荷花圖」讓大家直接的了解。）

葉樹菁中學時期跟容漱石老師學畫，後來跟林建同老師，然後便一直追隨熊海這位年輕導師了！（與熊海多位學生交談過，她們對這位熊老師，可謂打從心裡欽佩，「我真慶幸能夠跟隨熊海老師！」時常聽到她們這樣說，這是發自內心的由衷之言。——其實，我也很想跟她們說：「我真慶幸有熊海這位朋友！」）

-陳青楓-





郭洪球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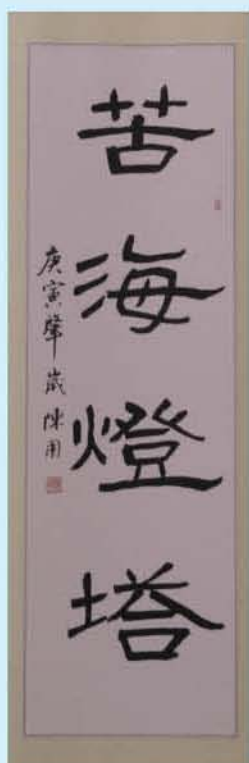
任貫中作品



黎明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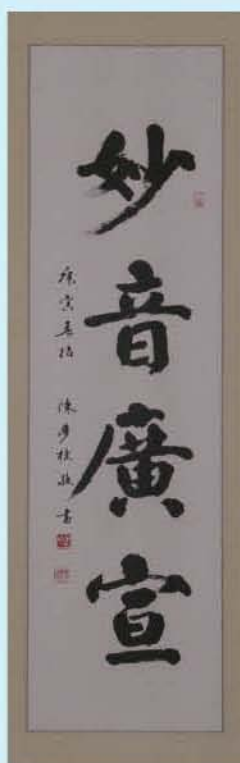
方志勇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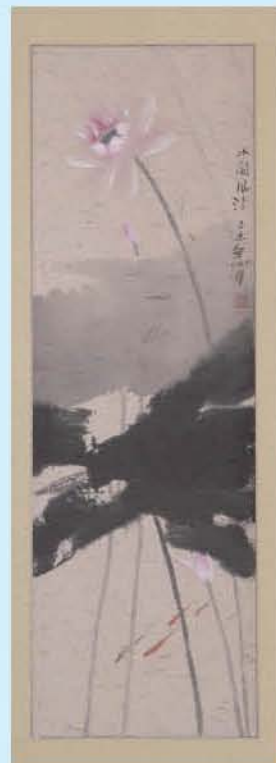
陳用作品



杜金臣作品



陳夢標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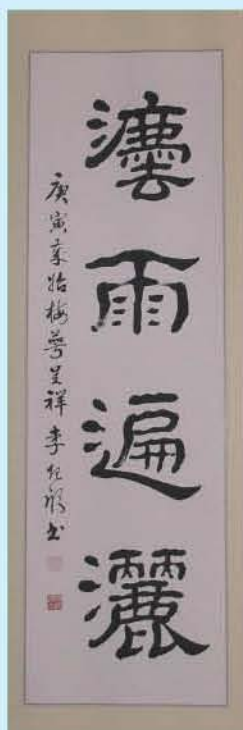


林湖奎作品

妙法寺圓通寶殿書畫藏品參與二〇一二深港書畫作品展



熊海作品



李紀欣作品



曾鍾貴作品



許雪明作品



陳青楓作品



雷超榮作品



陳學飛作品（深圳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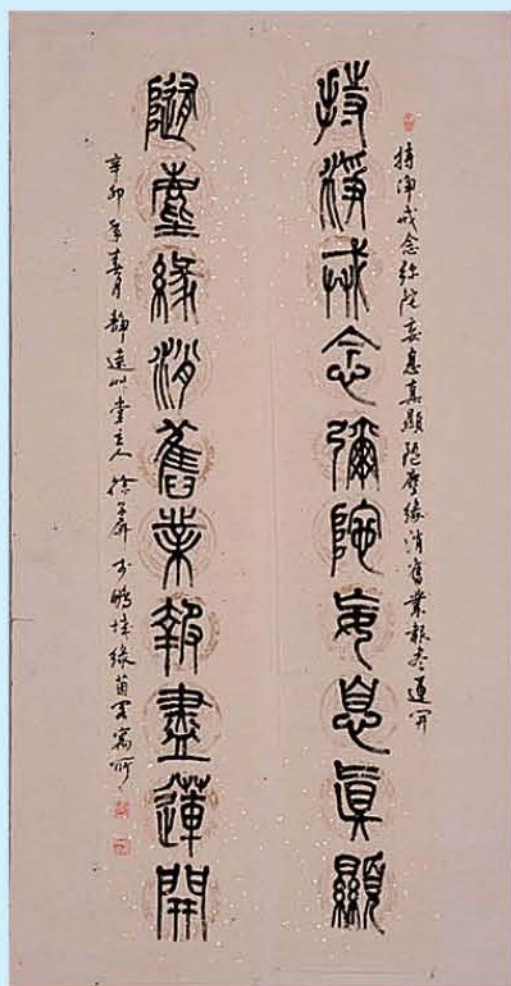
葉莎作品（深圳）



李文秀作品（深圳）



楊世武作品（深圳）



徐子屏作品（深圳）



黃小雯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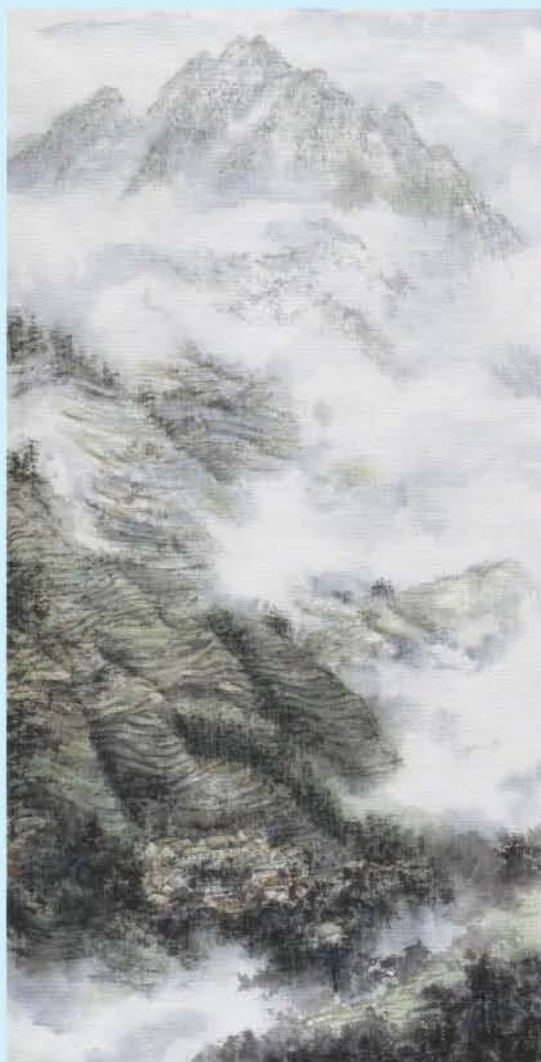
戴培仁作品（深圳）



李超雄作品（深圳）



蔡湘君作品



葉樹菁作品



何麗兒作品



周治渭作品（深圳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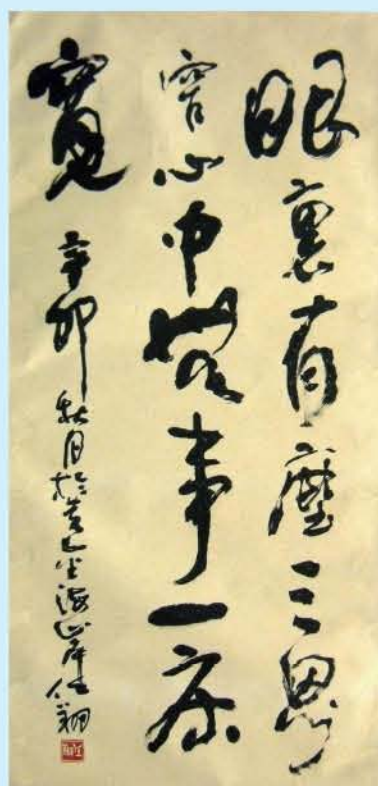
林清作品



何艷嫦作品



李燕芳作品



任翔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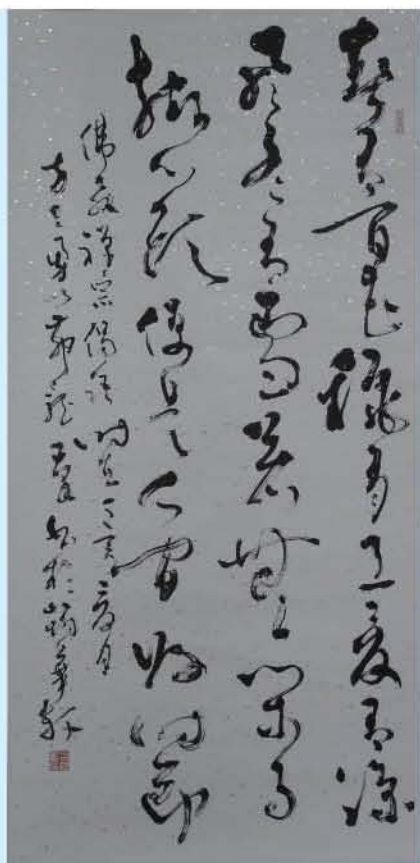


郭洪球作品

龐良煊作品



陳青楓作品



方志勇作品



曾鍾貴作品



熊海作品

獻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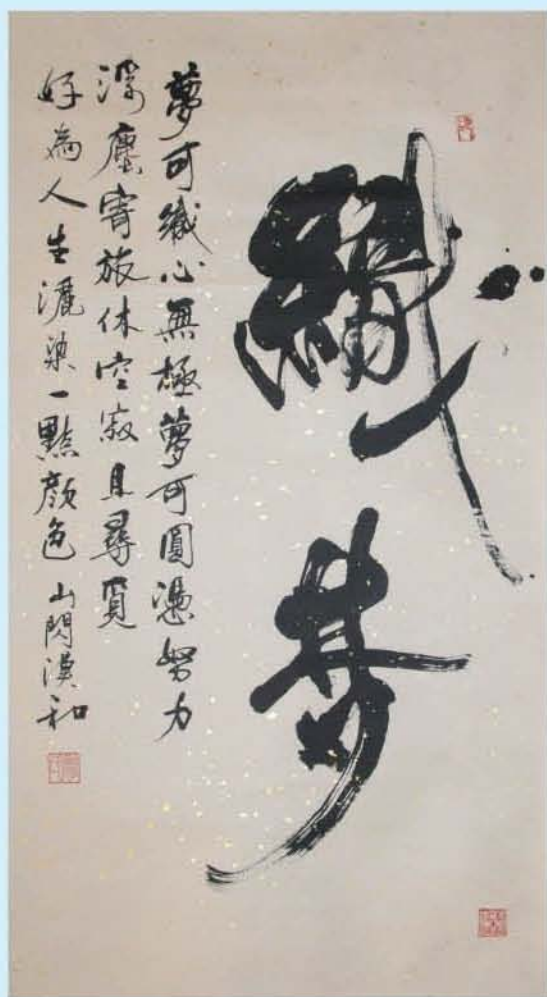
屯門文藝協進會會長：劉皇發

文以載道，藝可怡情。屯門文藝協進會，成立三十多年來，一直以推廣地區文化藝術為宗旨，為地區居民提供多元化的文藝活動。除設立戲曲、音樂、舞蹈等演藝團、訓練班之外，更經常舉辦書畫比賽、書畫展覽等活動，文化藝術，雙線發展，讓市民能夠參與、學習和欣賞文化藝術，提升地區民生素質。

中國書畫藝術，博大精深，源遠流長，蘊藏我國數千年優良文化精萃，在世界藝壇，獨樹一幟。今次展覽得蒙妙法寺協辦，及屯門區書畫名家、本會香港與深圳兩地書畫藝術顧問參展。而所展出之作品，包羅各派風格，琳瑯滿目，盡皆精妙，而書畫家一筆、一墨、一印、一言，都是苦心經營。我們在欣賞之餘，亦可以從中，洗滌心靈自得意趣。於此預祝今次書法展覽展出成功。各方藝友，藝學猛進。期望各界繼續大力支持本會，共為本港文藝事業，再撰新章。



錢志聰作品



廖漢和作品

2011

深港書畫作品展

**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
妙法寺協辦**

開幕典禮：11月19日 (星期六) 上午11時正

展出日期：11月18日至11月27日

展出地點：屯門大會堂展覽廳

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場地